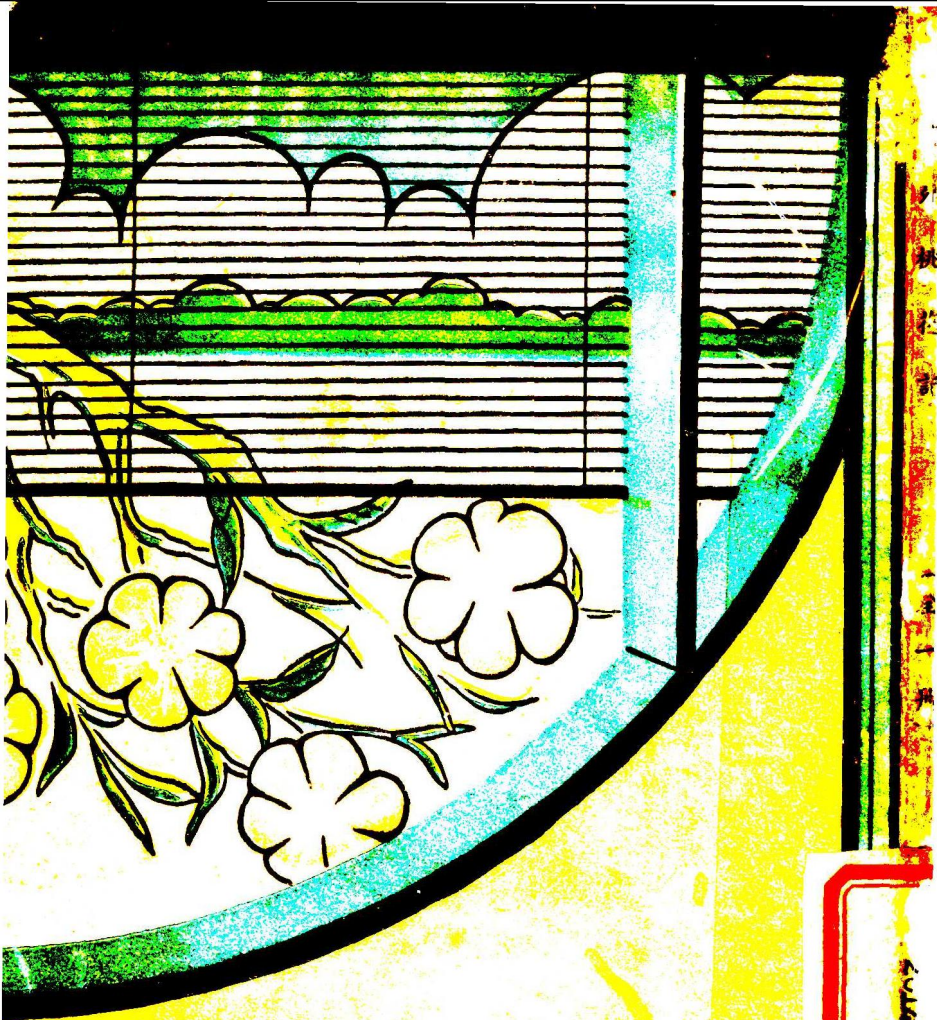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記花桃外簾

T. H. H. H.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五版

簾外桃花記全一冊

洋裝一厚冊實價二角四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作者 海上愛雪花

校正者 城灣戴國培

出版者 上海衛生書局

發行者 上海衛生書局

分銷處全國各商埠各大書局

總經售處上海四馬路文華書局

麥家園

848
2014

簾外桃花記

簾外桃花記目次

(一) (二)

透

醜惡臭透一齊來

(一) 透

『就只有這個透字難解，管他媽的，買一本回去看——多少錢？』

這是普通人看見書攤上，忽然出現了這本新奇小書的時候，一種普遍的表現。好了，只要有這種表現，我就勝利了。因為，我的書頁數又很多，裝訂又精美，價錢又便宜；只要你一問，我敢斷定你就會買了；無論你是學文學的，學哲學的，研究歷史的，研究地理的，……甚至於說無論你是文學家，哲學家，歷史學家，地理學家，……你難免不受這個怪書名欺騙的。

我這部書實在是一部欺騙人的書，只要錢騙到手，能夠供給我買一套巴黎時裝送我的愛人，我一切都不管了。至於說存圖書館，列入甚麼叢書，被有名的批評家指出他的長處和短處，舉凡一切關於著作家有名望的事，那是我作夢也不會這樣想的；因為我的書，既不是一篇小說，又不是一部散文；對於哲學既沒有相當的貢獻，對於社會更說不上有任何的補益；真所謂：『有了此書，如萬葉之中多生一葉；沒有此書，如萬葉之中，落了一葉。』

新時代的少年，每每把自己看得太大，尤其是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太高；殊不知宇宙之大，你作一本書，寫一篇文章，算得了甚麼！這書，這篇文章，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在那裏，你計算得出來麼？

法郎士 (A. France) 是我最崇拜的一個先師。但我現在還以他的學說來說一句不恭敬他的話：『假如這世界上沒有法郎士，沒有他的幾十部洋洋大作，社會還

是照樣能夠進化的。』法郎士尤如此，自鄧以下，更不用說了。

作書算得了甚麼！好不好又算得了甚麼？記得好幾年前，小小法蘭西國家圖書館主任的報告，說他們登入冊子的出版書籍，每日平均有六十冊之多；那裏來的這樣多的著作家？更那裏來的這樣多的讀者？假如把世界上每日出版的成書，都收集齊來，恐怕只要你看一看目錄，也得要廢食止寢才作得到了。

所以說，我們千萬不要自己過於驕傲了：我們只要能夠得到印刷局印刷你的草稿，能夠騙得幾文錢來用，就是好的了；其他何所求呢！所以說：『說話是騙人聽，作書是騙人看，』這真是兩句格言啊！

爲要騙人，題目第一要取得新鮮別緻，第二思想要奇特怪僻，第三文體要滑稽可笑，第四章法要不落自然派，古典派，新浪漫派等的窠臼。因爲所謂文學，哲學這一類的作品，早就給人看厭了。我沒有天才，但我想寫出一部各圖書館專家都不

能分類的書出來，這就是我的醜惡臭透！

人類有好奇怪，愛開玩笑，愛聽關於性慾有關係的故事，愛讀遊戲文章；我現在就利用這人類的本性，想勉強寫一部滿足這種慾望的書出來：所以我的書，一面是講引誘人的故事，一面是用滑稽的筆調，描一點舞文弄墨的工作，一面是灌輸一些怪僻的思想在裏面。

爲要證明我的話，並不見得完全是假的，我須得立刻轉動筆尖，先寫出一段女孩子的故事來，作一個順便的舉例罷。

據說，在北京，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兒，在高級中學一年級念書。一天，在課堂上，忽然聽見同伴說：

『細芷芳的事犯了！』

她聽了這一句話，有一種奇異的，快樂的感想。她覺得這位許久以來，都佔據

了她心所愛的男子的同學，原來也有今日呀！事情犯了，不是她和她的情人往來的事情犯了麼？是的，一點兒也不錯，他和她的事情犯了，同學們都正在這樣說：

「細芷芳天天告假出去，出去就去會她的情人謝銘！適巧，前天晚上，已經九點半鐘了，校長在公園中還看見他們手挽手地同行着；外面許多人說學校的名譽不好，校長好久就想開除她的了。昨天謝銘公然還跑來會她，你想白校長怎樣不生氣呢？今天白校長又在寢室裏翻出他們往來的信件……現在是預備開除她了。」

下了課後，這位小姑娘同着衆同學去看校長發落那位犯罪者。因為時間已經過久，細芷芳已經紅漲着臉，從校長室中出來了。

一雙雙擲果潘郎的眼光，都含了閨婆惜對宋江的惡毒，把芷芳釘着，她們罵芷芳，她們罵她沒有人格，勾引男子，女妖精，敗壞學校的名譽！罵得最利害的，可以說還算是我們這位小姑娘。

可是，你猜，後來怎樣？這位小姑娘坐着洋車回家的時候，在她那美妙的小腦袋裏面老是這樣地想着：『細芷芳有何罪呢？人們這樣對她，不是瘋狂麼？哈哈！但是，我呢？我也這樣對她，而且比別人利害，我不過是吃醋的表現罷了，真醜！』

一路，她不斷地想，由細的罪而想到那位可愛的男子，由那位男子而想到她自己的孤苦零仵來。假使謝銘不因被細佔據了而愛了她，她是多麼幸福呀！現在幸福在別人家去了！她們雖然能在學校裏凌辱這位幸福者，但那公園中，松樹下，池水旁，明月間，同一個如花似玉的男子同遊的印象，畢竟是甜蜜的。她越想越嫉妬，但她越想越不能克止她的情慾了。她反覆思維着，她飯也無心吃，話也無心說，一切平常愛看的東西，入眼都不順序了。她獨自地走進了她的臥房，斜躺在牀上就睡着了。髣髴身子已然在公園中被一個男子挽着而行一樣，但僅僅一分鐘，她忽然又

醒了；張惶一望，徒然四壁隙設，却沒有一個甚麼男子，她失望了。戶外一陣寒風，她覺得身子有些微冷，於是她伸手捏了被窩之一角蓋着上半身子依然昏昏睡去。

『要這被窩就是一個男子，……』

一個美男子的印象，在她的腦筋中還沒有成形，她不知不覺地把左腿往上面一擡，居然作「睡着擁抱式」的把被窩擁抱着了。她擁抱得愈緊，這被窩越有「男子化」的意味；結果……

這故事我不再往下寫去了。我寫這本小冊子明明是以騙得多錢爲目的，在這裏結尾，我想了半天，實在比較穩妥得多：因爲第一我們要趁此快結尾，以便說明我作此書的方法，全用引誘人的故事想取得人看而不願釋手的信仰。第二，假如我要把這故事寫下去，不免一直要敘到那位小姑娘如何衝動，如何出第幾種水，如何失

悔，如何第二天便羞于見同學，如此寫去，那麼，不免又要引起甚麼政府，巡警，巡捕房，公部局，等的干涉，於我騙錢的目的上，又似乎有些妨害。第三，我假如再往下寫去？勢必要胡謔得太多，反把上文弄淡了；而且自己的文章又容易弄出破綻來。第四……

理由本來還多，但要再說，我想讀者馬上又要不喜歡看了。還是來點玩意兒故事罷？

『這書一定還有趣味，你看他開場這些亂七八糟的文體，你就知道了！』這是讀者至此或然的感想，我雖然明明說了要欺騙買這書的人，明明說了這書是沒有內容的；然而這樣的結果，是必然可以得到的。這原因我也明白，你也明白：大家還有些想聽那個十八歲女孩兒第二天的故事吧！

也罷，索性破戒再把讀者往前引幾步。

聽說這個十八歲的女孩子，後來一天一天的壞了。說起她壞的程度，有令人不可思議者！從那天起她漸漸地格外好修飾起來。公園中見着一個稍爲漂亮的男子，她便不轉眼的看他。愛看邪淫的小說，愛聽人講男女戀愛的故事；尤其是她近來的特徵。

一天，她獨自地在池邊上遊玩的時候，忽然……

對不起讀者，又要插入幾句話：讀者們，你們一定以爲我要寫她遇見一個男學生了。錯了，假如我要那樣寫，那未免太俗套而不藝術了。藝術雖然是要有普遍性，然而新奇也是很要緊的。一般人如此寫，我也如此寫，那便不是我了。實對你說，我要她遇見的是一個女子，不是一個男子。

是一個很窈窕的女子，穿一件印度圖案的紫色薄紗長袍。她也獨自地站在楊柳樹下望那池中的綠水；很含詩意似的用手撐着自己的右腮。這一種樹下美人，弱態

含嬌的影子，無論是男子！即我們這位小姑娘見着也動心了。她們彼此對看了一眼。樹下的美人先說：

『你這位小姑娘笑甚麼？你看這池中的魚真好看呀！你來看喲！』

小姑娘停步看魚了。

不甚清的荷池水中，並沒有甚麼魚；是有幾條魚秧子在那裏活動罷了。小姑娘一時還不會看見；於是樹下的美人拉着她的手臂指給她看，可是因為她們把池邊上的小草搖動得太利害，小魚驚跑了許多；她們看得一場沒趣。

于是樹下美人轉開話頭問她說：

『你貴姓？』

『姓陳。你呢？』

『姓何。你在甚麼地方念書？』

「富文中學。」

「啊，陳小姐，那裏面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，叫王芸菁的，你知道麼？」何小姐問。

「知道，不過不是同班。」陳小姐答。

在十五分鐘之內，她們竟然成了好朋友。到了天氣已晚她們要分手的時候，她們還有一種戀戀不捨的情態。末了還是年紀略大些的何小姐說：

「明天再見罷。我頂喜歡一個人在這池邊看魚，假如你明天來，在這裏一定還可以見着我的。」

第二天，陳小姐有一種不可克止的情慾，一心想到公園去再見她新認識的朋友。她剛一下課，就去了。樹蔭下居然遠遠地就望見了何小姐。彼此極親愛的拉了手後，說了許多一日渴想的話。談話過多，自然要說起彼此的身世。何小姐說她是

南京人，因為父親在北京作事，所以她們的家是同時搬到北京來了。她家裏只有一個母親，和一個兄弟。可是兄弟現在往天津念書去了，父親又是常年在外面不回來的，因此家中只剩下她和她母親兩人。末了她又加上說：

『我父親怕我一個人住下寂寞，又在南京去把我表妹接來同我住……』

陳小姐還不等她說完就插嘴說：

『你可以給我介紹你的表妹麼？』

『不！她那人連我都不喜歡她，給你介紹作甚麼？——唉，陳小姐，我聽你的口音，原籍也好像不是北京罷！』

『我們是蘇州人，我十歲出門，現在把蘇州話都忘了，不過還帶了一點蘇州口音就是。』

『啊！你們是蘇州陳家，我父親對於你們家是極有交情的；好極了，我們真是

難得的好朋友呀！

她們拉着手圍繞着公園走了一轉才分別的時候，天已經近黑了。

從此她們的友誼一天增加一天，甚至于陳小姐非何不樂。用嚴格的新心理學說來，這一種略具雛形的同性的愛平息了陳小姐的性慾的衝動。但是她是不知不覺的。所以有一天何小姐請她上她家去，她便坦然去了。

一間很寬闊的屋子，陳設的確是簡單得典雅。一架鋼絲琴上蓋了一張紅氈；書架上中外書籍都有；床上的鋪張，案頭的用具，妝台的裝飾品，無一不顯得是講究的人家的樣子。陳小姐坐下了。

何小姐拿了許多以前的像片給她看。末了拉着她的手去坐在床沿上。靜默了兩分鐘，她們一下都倒躺在床上了。何小姐緊緊抱着陳小姐接一個吻。似乎有一些微微的熱力，直透了陳小姐的全身；羞慚和快感夾攻了她的靈魂，使她不能說話了。

末了還是何小姐說：

『我忘了問你，今年多少歲了？』

『已經滿了十八，快到十九了。你呢？』

『二十三歲，算起來大你四歲了。——你願給我當妹妹麼？』

『爲甚麼不願意？』

後來她們就彼此發誓，約爲永不相忘的知心朋友。何小姐于是很感慨似地向她新結約的妹妹說：

『陳妹：我有一件事情，真要祕密地纔向你說！所以今天我的表妹去了，我才請你來。你知道我麼？我現在有一個愛人。這事不但我父母不知道，就是我表妹也不知道的。』

陳妹聽見這話，頓然有一種小小的失望：然而這究竟是一點小小的失望，一轉